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藝舟雙楫

(一)

包世臣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藝 舟 雙 楫

(一)

包世臣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藝舟雙楫敍

敍曰。論文之書。始於典論論文。而文賦繼之。魏文評時流得失。士衡論體裁當否。文心雕龍後出。則推本經籍。條暢旨趣。大而全編。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後此則退之子厚明允。又自述得力端末。於以誨人。論衆者。而明允之尊文爲尤甚。南朝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故牧之有杜詩韓筆。玉溪有任昉文筆縱橫之語。然對文則爲筆。單言則統於文。近有謂古有文筆之別。無古文之稱。而斥稱古文者爲陋。然漢人以字體而別。今古文至宋。既有時文之名。則別稱古文亦何不可乎。古文之名。以北宋而盛。其學至南宋而大衰。以迄於今。別裁雜出。支離無紀。且七百年。所以近人姚姬傳選古文辭條別諸家得失。惲子居自述力學所得。實亦煥乎可采。不謬後來。僕少好詩賦。獨學寡聞。蓬轉後耳。目稍擴。逾五十始自檢葺。間與友人問答。必直吐肝膈。所居既卑。人事酬應。勢所不免。然卒不敢以所學徇人。幸免諂脅之恥。至於兼備衆體。古人所難。上下百世。唯有子瞻。而賦仍冗癩。千應之一。無容吠聲。倚聲傳奇。體雖晚出。其能者殆非率爾。偶道所見。或殊燕說。八比爲近世正業。前明能者輩出。論說多當。然入主之誚。燕石之陋。亦復時有。僕少小事此。費精神於無補。分別徑途。不貽染絲之悲。蓋亦庶幾其友生之間。有如魏文所云。此子爲不朽者。蓋棺定論。一併入錄。以聽後人裁其當否耳。若夫論書之作。瓶自後漢。崔蔡之詞。雖簡略。而形容體勢。兼涵并包。南北朝尤重此藝。工文者史入文苑。以工書託體小學。乃入儒林。下迨

唐初狀筆勢說結字之文益多。唯孫虔禮大暢旨趣。略不留餘。原彼心悟。可以仰匹文賦。雍其拙冗。則光曜尤有稱暨。僕姿劣力孱。獨耽斯業。五十年來。終始不厭。前後常談。或亦有當古人者。故並紀錄其詞焉。

涇縣包世臣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藝舟雙楫第一冊目錄

論文一

文譜道光己丑

答張翰風書嘉慶庚申

答董晉卿書癸亥

揚州府志藝文類序己巳

書贈王慈雨丙子

與楊季子論文書丁丑

再與楊季子書丁丑

讀亭林遺書戊寅

自編小倦遊閣文集三十卷總目序道光庚寅

論文二

十九弟季懷學詩識小錄序道光壬午

詩禮徵文序丁亥

書毛詩關雎序後	辛丑	二一
春秋異文考證題詞	庚子	二三
儀禮鄭注句讀書後	嘉慶乙丑	二四
論史記六國表敘	道光丁亥	二四
書史記魏其武安傳後	丁亥	二七
復石贛州書	己亥	二八
與周保緒論晉略書	癸巳	二九
晉略序	癸卯	三二
摘鈔韓呂二子題詞	癸卯	三三
書韓文後上篇	癸卯	三四
書韓文後下篇	癸卯	三七
書桃花扇傳奇後	丁亥	三九
東海記傳奇敘	己丑	四〇
蘇州寶蓮寺主松濤法語題詞	戊子	四一
問樵上人海上移情圖記	戊子	四一
小倦遊閣記	壬午	四二

述學一首示十九弟季懷嘉慶甲子	四三
五言一首說八比贈陳登之通判卽留別出都門道光壬辰	四四
或問甲辰	四五
族兄紀三先生鄭本大學中庸說序丁未	四七
論文三	

錢東湖詩序嘉慶己未	五〇
胡眉峯詩序道光壬午	五一
書述學六卷後壬午	五二
讀大雲山房文集辛巳	五四
舊業堂文錄序辛巳	五五
贈方彥聞序嘉慶己卯	五六
贈余鐵香序丁丑	五七
湯賓鷺先生文集敍道光己丑	五八
方岩夫軫詩序壬辰	五九
韋君繡詩序壬辰	六〇
趙平湖政書五篇敍壬辰	六一

讀白華草堂詩集跋	乙未	六二
述古孝子詩序	己亥	六二
江季持七峯詩稿序	庚子	六三
王海樓勸詩序	庚子	六四
澹菊軒詩初藁序	辛丑	六五
爲朱震伯序月底修簫譜	丁酉	六五
金簀伯竹所詞序	己亥	六六
零都宋月臺維駒古文鈔序	辛丑	六七
樂山堂文鈔序	辛丑	六八
齊物論齋文集序	壬寅	六九
書陳雲乃延恩罷讀圖	壬辰	七〇
復李邁堂祖陶書	戊戌	七一
答陳伯游方海書	辛丑	七三

藝舟雙楫

論文一

文譜

道光己丑八月，養疴寓園，日與族子孟開論古文節目，因次爲篇。

余嘗以隱顯回互激射說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摯拽繁複，順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則於古人之文，無以測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詣之所極。摯拽繁複者，回互之事；順逆集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則行於摯拽繁複，順逆集散之中，而所以爲回互激射者也。回互激射之法，備而後隱顯之義見矣。是故討論體勢，奇偶爲先，凝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致爲微妙，尙書欽明文思，一字爲偶，安安疊字爲偶，允恭克讓，二字爲偶，偶勢變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語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親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協和萬邦，十字三句奇，而萬邦與九族，百姓語偶，時雍與黎民，於變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節奇，若天授時，隔句爲偶，中六字，綱目爲偶，分命中命四節，體全偶，而詞悉奇，帝曰咨節奇，期三百十七字，參差爲偶，允釐八字，顛倒爲偶，而意皆奇，故雙意必偶，欽明允恭等句是也，單意可奇可偶，光被允釐等句是也，雖文字之始基，實奇偶之極軌，批根爲說，而其類從，慧業所存，斯爲隅舉，次論氣格，莫如疾徐，文之盛在沈鬱，文之妙在頓宕，而沈鬱頓宕之機，操於疾徐，此之不可不察也，論語觚不觚句，疾也，觚哉觚哉句，徐也。

其然句。徐也。豈其然乎句。疾也。此兩句爲疾徐也。大學一家仁一國興仁節。疾也。堯舜帥天下以仁節。徐也。孟子王曰何以利吾國節。徐也。未有仁而遺其親節。疾也。此兩節爲疾徐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一百四十九字。徐。先王無流連之樂十六字。疾。國君進賢一百三十二字。徐。故曰國人殺之十七字。疾。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五節。徐。信能行此五者一節。疾。此通篇爲疾徐也。有徐而疾不爲激。有疾而徐不爲紆。夫是以峻緩交得。而調和奏膚也。墊拽者。爲其立說之不足聳聽也。故墊之使高。爲其抒議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滿。高則其落也峻。滿則其發也疾。墊之法有上有下。孟子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知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又曰。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韓非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勸。師長教之弗爲變。又云。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得謗。又云。視鍛錫察青黃。區治不能以必劍。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又云。侈而惰者貧。力而儉者富。今徵斂於富人。以施布於貧家。史記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逃遁。而不敢進。又云。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者。皆上墊也。孟子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又云。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韓非子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史記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又云。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又云。是所重者在於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於人民者。皆下墊也。拽之法。有正有反。孟子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又云。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又云。此惟救死而恐不贍。荀子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槁壤。下飲

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可託足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用者。無赫赫之功。又云。今之學者。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安能美七尺之軀。韓非。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又云。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呂覽。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又云。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史記。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振於殊俗。又云。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者。皆正拽也。孟子。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又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又云。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又云。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又云。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荀子。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又云。且夫暴國之君。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又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韓非。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涂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又云。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廉士者。脩而羞與佞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涂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卽汙而不避姦者也。

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史記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斐然向風。又云。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絺褐。饑者甘糟糠。民之謦謦。新主之資也者。皆反拽也。孟子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一百二十二字。荀子凡生於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一百八十一字。旋墊旋拽。備上下反正之致。文心之巧。於斯爲極。是故墊拽者。先覺之鴻寶。後進之梯航。未悟者。既望洋而不知。聞聲者。復震驚而不信。然得之則爲蹈厲風發。失之則爲撲檄遼落。姬嬴之際。至工斯業。降至東京。遺文具在。能者僅可十數。論者竟無片言。千里比肩。百世接踵。不其諒已。至於繁複者。與墊拽相需而成。而爲用尤廣。比之詩人。則長言詠歎之流也。文家之所以極情盡意。茂豫發越也。孫武子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勝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者。繁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者。復也。孟子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又云。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者。繁也。然則一羽之不可舉。爲不用力焉。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又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又曰。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者。復也。離婁之明。節。繁也。聖人既竭目力。節。復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云。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繁而兼復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復而兼繁也。荀子之議兵。禮論樂論性惡篇。呂覽之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論。韓非之說難孤憤五蠹顯學篇。無不繁以助濶。復以興趣。復如鼓風。

之浪繁如捲風之雲。浪厚而盪。萬石比一葉之輕。雲深而釀。零雨有千里之遠。斯誠文陣之雄師。詞圍之家法矣。然而文勢之振。在於用逆。文氣之厚。在於用順。順逆之於文。如陰陽之於五行。奇正之於攻守也。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逆而順也。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順而逆也。孟子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本言常制民產。先言取民有制。又先言民之陷罪。由於無恆心。而無恆心。本於無恆產。并先言惟士之恆心。不係於恆產。則逆之逆也。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桀紂之失天下。章全用逆。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章全用順。深求童習之編。自得伐柯之則。略舉數端。以需善擇。集散者。或以振綱領。或以爭關紐。或奇。特形於比附。或指歸示於牽連。或錯出以表全神。或補述以完風裁。是故集則有勢有事。而散則有縱有橫。左傳。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財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又云。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孟子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又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又云。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云。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韓非子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又云。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又云。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又云。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者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是集勢者也。孟子引經始靈臺。時日曷喪。徵古以明意。說不違農時。五畝之宅。緣情以比事。呂覽專精證驗。韓非旁通喻釋。史記載祠石墜履。而西楚遂以遷鼎。述廁鼠驚人。而上蔡無所稅駕。曲逆

意遠見於俎上。淮陰志異。得之城下。臨卬竊貲。好時分橐。銜晦旣殊。心跡斯別。右游俠之克崇退讓。而知在位之專恣睚眦。稱權利之致於誠壹。而知居上之不收窮民。是集事者也。二帝同典。止紀都俞。五臣共謨。乃書東告。是縱散者也。然龍門帝紀。已屬有心避就。金華臣傳。遂至僅存閤閣。宋濂作九國春秋事蹟難重出寂寥已甚今吳任臣書卽縱其本也求其繼聲。未易屈指。史記廉將軍矜功爭列。與避車連文。以美震悔之忠。長平侯重揖客。諱擊傷於本傳。不詳以嘆尊容之廣。程李名將。而行酒辨其優劣。汲鄭長者。而廷論譏其局趣。是橫散者也。然而六法備具。其於文也。猶魚兔之筌蹄。膚髮之脂澤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士君子能深思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諸古。驗諸事。發諸文。則庶乎言有物。而不囿於藻采雕繪之末技也夫。

答張翰風書

翰風足下。白門邂逅。歡若平生。班荆傾蓋。誠有以相知也。報罷後返樵鳩江。復有小滯。方覓良信相聞。忽奉手教。展緘三復。涕洟橫集。足下高才絕學。少所許可。顧迺盛加稱引。不惜駭聽。足下年未強仕。世臣尙在弱冠。要以有所成就。與天下共見。非可以口舌爭也。至古之修身以事天者。極於殀壽不貳。况區區苦樂升沈之間乎。雖辱相愛之厚。顧毋以此爲世臣戚戚也。籌賊一議。區處明了。如有用我。可翹足以待。藏事。但此心理有共明。不必謂爲推演鄙說耳。追惟矮屋一夕之談。等於笙磬。而臨歧握手。唯以苦吟爲誠。仁者之贈。心佩不忘。更今三月。竟斷韻語。而篋中舊草。未忍焚棄。篇什頗充。不能莊寫。附緘去書。敬以相屬。宋氏以來。言詩必曰唐。近人乃盛言宋。而世臣獨尙六朝。尙六朝者。皆以排比靡麗爲工。而世臣獨求頓挫悠揚。以豐目送手揮之旨。是以遊歷數州。未遇可言。何意足下遠隔千里。乃爲同術。然足下專推阮

陶世臣則兼崇陸謝。嘗謂詩本合於陳思。而別於阮陸。至李杜而復合。既合而其末遂分而不可止。此則同之微異者也。蓋格莫峻於步兵。體莫宏於平原。步兵之激揚易見。平原之鼓盪難知。天挺兩宗。無獨有偶。太冲追步公幹。安仁接武仲宣。雖云適麗。無足與參。彭澤沉鬱絕倫。惟以率語爲累。然上攀阮而下啓鮑。孟章非其嗣也。康樂清曠夷猶。以行沉鬱。如夏雲秋濤。乘虛變滅。故論陶於獨至。時出謝右。以言覺體芳馨。去之抑遠。宣城得其清脆。而沉鬱無聞。參軍有其沉鬱。而猶夷不顯。體陵開府。庶幾具體。而江則格致較輕。微傷邊幅。庾則鉛華已重。反累清揚。是故善學者必別其流。善鑑者必辨其源。景陽景純。祖述步兵。而變爲沈響。彥昇法曹。憲章康樂。而發以么弦。子堅神骨俊逸。倡太白之前聲。處道氣體高妙。飛子美之嚆矢。是必心契單微。未易與吠聲逐迹者說也。三唐傑士。厥有七賢。鄭公首賦憑軾。少保續詠臨河。高唱復古。珍比素絲。伯玉之駘宕。子壽之精能。次山之柔厚。并具鑪冶。無偏高曾。抗墜安詳。極於李杜。所謂一字一句。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不得居其右者矣。事斯以來。歷年三五。師心所向。宗尚如斯。徒以見聞狹隘。材力怯薄。躬之不逮。良用爲恥耳。竊謂先王治世之大經。君子淑身之大法。必以禮樂而禮壞樂崩。來自近古。端緒僅存。唯藉詩教。夫言詩教於今日。難矣。然而紀述必得其序。指斥必依其倫。禮也。危苦者等其曲折。哀思者懷其舊俗。樂也。凡所以化下風上言。無罪而聞足戒者。今之詩不猶之古乎。世臣生長孤露。早涉憂患。而能飭其傾緣。勿邇奇衰。頗謂以詩自澤。言爲心聲。可意逆而得也。足下幸賜觀覽。汰其疵類。使得遵錄定本。留存異日。庶幾自訟有方。時資省察。達則不昧初心。窮則力貞素志。麗澤之益。斯爲不負。此間已無可留。半月後便作歸計。敝居去歛。近在三程。或能襍被過訪。面承指授。天寒殊重。不具。欲

言嘉慶五年十月十八日世臣頓首。

答董晉卿書

晉卿足下。承示賦冊。深辱推許。俾加點定。發而讀之。白雲易消息二首。張蔡不爾過也。愁霖杏華紅蕙三首。亦文通子山之亞。斯藝久絕。舊覺頓還。欣喜之情。非可言喻。僕家無藏書。少不涉事。獨好文選。輒效爲之。以古爲師。以心爲範。後乃得唐以來賦千餘首。檢其長篇巨製。殊無可觀。惟韓退之感二鳥。張文潛酷暑。差常意耳。成童事斯。越三四年。內省外方。邈爾無偶。暨出遊江淮間。乃見近人竇東臬侍郎作。駸駸有慕古之意。伐材近而隸事雜。氣象窘迫。大興朱相國有進御文五十餘首。華瞻勝竇氏。意卑不能尊其體。張孟遲進士步趨朱氏。而加修飭。然貪多之弊。更甚尊舅氏。張皋文編修識字諸韻。而外腴內竭。金朗甫庶常承編修之指授。用意秀宕。而怯薄無以自立。斯數君者。固已魁然迥出。卓立頽流。諸古人柔厚之旨。未窺一間。僕以奔走風塵。弱冠廢學。常歎生秉殊分。使不迫於饑寒。以三年餘暇。沈浸遺編。源於風騷。以端其旨。以息其氣。播於子史。以廣其趣。以飭其勢。通於小學。以狀其情。以壯其澤。匯於古集。以練其神。以達其變。則雖不能追蹤漢魏。力崇淳質。悱惻雅密。接武鮑庾。其庶幾矣。且通人有所蔽。鳴者求其聲。以李杜之材力。耽爲古賦。而所作率散緩樸。至以其法入雜言爲歌行。尤橫潰不可理。退之四言碑志。質逾可誦。而詩則怒張無意興。僞裁自誤。以誣將來。於今千載。始逢通識。而竇朱草創。體間雅俗。張金之才。相繼天折。僕又藉詞饑驅。不肯竟學少小之章。儷色不純。沉思未銳。造物顧何厚於古人。必之獨絕。往代今見足下所著。乃知僕於辰巳之年。道棄是事。良以足下於時始基。天靳吾智。以厚間出自茲以往。其無憾。